

7月20日,电影院在停摆半年后复工的第一天,终于迎来了开张的首部新片《第一次的离别》。许多观众也许不会想到,半年未踏入电影院,看的第一部新片,是一部能被称为“年度惊喜”的新疆电影。当然,它的惊喜并不只是停留在“一部土生土长的新疆电影”层面上。

与前些年《八月》《西小河的夏天》等儿童电影相似的是,《第一次的离别》抒发着一份孩童对成长环境浑然天成的独特体验——孩子们总是对周遭的一切保持着最为直观的天真与敏感,也因此遭遇着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离别。影片根植于新疆独特的文化语境中,朴素的镜头语言抓住了那些藏匿于日常的诗性,将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镇化的冲突与交融轻盈圆融地勾勒了出来。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沙漠地区。沙漠北靠天山,南拥大漠,有着独特的地域风貌,生活在此处的维吾尔族人,跟不少其他农村居民一样,面临着留守还是离开的选择。小主人公艾萨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凯丽比努尔在半年间所经历两种家庭生活,构成了影片中彼此对照的两条主线。

艾萨的家里非常贫寒,他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要照顾常年卧病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患有脑膜炎的聋哑人,经常在离家后便不见踪影,需要他和父亲出门找寻,就算母亲已经连自己都不认不出来,无法给予她正常家庭的母爱,但对于艾萨而言,亲人间彼此温暖的价值远大于需要付出的劳苦。

然而在这半年间,艾萨却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离别——与被送到疗养院的母亲离别、与上大学的哥哥离别、与最终搬走的凯丽比努尔离别。三次离别,每次都来得那么猝不及防,也让他的生活始终笼罩在淡淡的愁绪与孤独之下。

凯丽的家庭生活则是另一番模样。她有一对慈父严母和一个对学习毫不上心的可爱弟弟,看似和谐的背后,却隐藏着涌动的暗流。相比性情收敛的艾萨,凯丽更活泼、更会“撒野”。在母亲眼里,凯丽的这份天性遗传自她的父亲,包括父亲平日里的“言传身教”。父母在价值观上的相左,导致这个家庭中的裂痕逐步扩大。

随风而动的胡杨树叶与麦田、无垠的戈壁滩、辽阔的原野、结队的羊群,王丽娜导演的童年就在这片静谧而柔美的土地上度过。这里仍旧保持着传统的民风民俗、耕种方式,处处充盈人与自然共同生活的踪影,风景更是美得让人失语。

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第一次的离别》不仅是导演对故乡美好的“致意”,也包含了她对于当下的思考。开场时艾萨碰到过一位想要离开沙漠去外面闯荡的青年人,结尾时哥哥在来信中谈到外面的生活,凯丽一家最终选择举家搬往库车,这些情节鲜明地构成了对于城镇化现象几种不同的映射。

选用近乎纪录片的手法来拍摄一部“散情节”式剧情片,不断消弭着两者在形式上的边界,显然是《第一次的离别》核心的架构与思路。纪录片出身的王丽娜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拍纪录片,她先是花了一年的时间跟踪拍摄片中的几个人物,建立起与每个人的信任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加入大象纪录团队,认识了后来的监制秦晓宇导演,才有了拍摄剧情片的想法。最后,这一一年间的经验构成了这部电影在叙事与表演上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呈现。

拍摄纪录片需要等待的过程,创作者要在漫长的时间中寻找缝隙,等候人物流露出他们的行为逻辑与情感表达。而以此方式来构建剧本,最珍贵的地方就是能让日常细节变得细腻,在“平淡如水”的情节中积攒出不少打动人心的瞬间。

在处女作中使用素人演员是许多新导演的“必经之路”,但很少有导演能像王丽娜一样,让素人演员发挥得如此出色、抓人眼球。本片中两个小孩的表演极其灵动,可以说是几无雕琢的痕迹,他们的一切表情、动作都与日常生活构成了“无限渐近”的关系。

艾萨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显得沉默内敛,但也能在关键时刻有着精准的爆发力——致使母亲走失后在大漠中的哀号、质问父亲为何不与他商量就强行送走母亲、读哥哥的来信时的眼中噙泪以及最后寻找小生的急切,这几场戏都架起了影片的情感高潮,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

相较怀揣心事的艾萨,纯真的凯丽则为电影提供了一抹暖意,她总是穿着红裙,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地表露出自己当下的情感。印象很深的一场戏,是教室与农田的对照切换:在教室中,凯丽用自己最大的声量张嘴背诵“每逢佳节倍思亲”,拥有一份天生的喜感;镜头一转,她出现在棉花田间,轻盈地唱着歌,和父母的互动里是满满的爱,诚挚而又动人。

从这几场戏往外延展,我们能看到电影里每个孩子的“情感抒发时刻”,都建立在此前含蓄的情感积淀基础上,不断流淌出一种“长线回音”式的效果。

对于王丽娜导演而言,拍摄这部电影的经历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她选择直面真实的生活,并重构出其中少被人关注的细节,再现生活的微妙与隐秘,而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我们几乎没有机会能在影院看到新疆的生活日常,看到这类扎实的现实主义表达的华语片。在大银幕看一部独特的电影,体验他人不同的经历与情感,是观众们的共同心愿。《第一次的离别》选择在这个时刻出场,怀揣着一份沉甸甸的勇敢,希望这份勇敢能为更多人所知、所感。

《隐秘的角落》大热,中剧“爬山”突围?

本报记者周自扬、邓瑞璇、杨淑馨

“去爬山吗?”“您看我还有机会吗?”“一起唱《小白船》吗?”这些来自网剧《隐秘的角落》的台词,当下仍是最火的网络流行语。

精品短剧、内容为王、开创“中剧”概念、创造新的网红打卡景点……在全剧落幕之后,围绕《隐秘的角落》的讨论还在继续。受访的专家和业界人士认为,此前的“长剧为王”到今年短剧市场的异彩纷呈,国产电视剧市场正在观众、投资方和制作者的合力中释放变革活力,为眼下饱受疫情冲击的影视市场开启了“走出角落、爬上高山”的新天地。

《隐秘的角落》爆火,剧情分析讨论成为文化现象

6月中旬,爱奇艺迷雾剧场的第二部作品《隐秘的角落》上线后,立即成为多个电视剧榜单热度第一名。作品的口碑也居高不下,豆瓣超过60万人评价,评分达到8.9分,可谓叫好又叫座。即便在全部剧集已播完后的一段时间,哔哩哔哩等视频网站仍然每天都有剧中插曲《小白船》改编版发布,知乎和豆瓣等平台对剧情的讨论也一直维持了很高热度。

《隐秘的角落》中,演员精彩的表演牢牢抓住观众的视线。张东升的扮演者秦昊在剧中的台词、笑容和秃头造型,被网友们剪辑出各种衍生的短视频。除了秦昊、张颂文、王景春等几位“老戏骨”,剧中饰演朱朝阳、普普、严良的几位少年演员表现也让人惊喜,颇受观众好评。

与大部分国产电视剧不同,《隐秘的角落》是一部只有12集的短剧集网剧。同时,剧的单集时长也非常自由,每集从30多分钟到70多分钟不等。这样适配剧本、留足创作空间的设计,受到了大量好评。有网友在豆瓣上评论:“12集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电视剧体量。”

爱奇艺副总裁、自制剧开发中心总经理戴莹介绍,《隐秘的角落》在最初改编成剧本的时候,计划就是12集。“短剧集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内容选题可以更丰富灵活,以小见大。”戴莹说,“做短剧集更需要有‘强节点’,要有吸引观众追下去的剧情悬念。悬疑题材恰好具备这样的强节点。”

网剧更是得到原著作者紫金陈的认可,他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我很满意,改编水平很好”“既商业又情怀”。

在很多观众看来,这部短剧之所以受到热捧,与其精良的制作、重视“内容为王”密切相关。在相对开放式的结尾里,主人公朱朝阳是否“黑化”,严良、普普、老陈等重要角色结局是生是死,引发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分析,与之对应的是,这些剧情分析究竟是剧情本身暗示还是观众的过度解读,也成了—个非常受关注的话题。尽管剧集主创接受采访时表示网友“脑洞”太过强大,这些讨论也没有停止的意思,成了一个文化现象。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部剧之所以引发关



▲电视剧《隐秘的角落》剧照。

注,除了剧本优质、演员出彩、制作精良之外,更在于其触及原生家庭、学校教育、儿童心理等多个严肃话题。

“这部剧其实在悬疑的基础上,又涉及了一些现实题材,这也是这个剧受到关注的点。很多人能够从中看到一些问题甚至引发共鸣,比如原生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婚姻中不对等的关系等。”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教授黄钟军说,对剧中人物性格、命运、结局热议的背后,实则“代入”了观众对社会现实的关切与思考。

从长剧到短剧,市场呼吁内容的回归

事实上,《隐秘的角落》不是今年第一部火的短剧集作品。从年初电影原班人马打造的剧版《唐人街探案》,到4月份在多个网络视频平台上线后广受好评的《我是余欢水》,再到爱奇艺迷雾剧场的《十日游戏》和《隐秘的角落》,短剧集模式在2020年上半年取得不错的成绩。

“原创网剧呈现短而精的变化趋势,我觉得一方面是市场规律,另一方面是长久以来观众对于那些动辄五六十集以上的电视剧或者大量注水剧的抛弃。”黄钟军说,网络视频平台开始往精品剧的方向走,体现了平台主动打造自身品牌的意识。

多位网络视频平台负责人表示,市场对短剧的需求正在逐渐变大,品质一般的剧集或者说“注水剧”,光有很多集数和豪华的阵容,并不会带来很好的流量转换。如何通过优质内容获取用户、并带来社会化效应的传播,才是各个视频平台更重要的目标。因此,核心还是要有好内容,这样用户追看和付费的意愿都会很强。

近些年,随着网络视频平台竞争愈发激烈,《无证之罪》《白夜追凶》《余罪》等精品网剧层出不穷。爱奇艺的迷雾剧场,优酷的悬疑剧场、港剧场、宠爱剧场等品牌栏目,都在打造不同类型的优质网剧。

“从用户的收视习惯来看,用户的生活节奏非常快,他们的时间被碎片化,所以短剧集的体量也非常适合网生一代和节奏紧张的用户们。”戴莹说。

事实上,我国早期的电视剧中,短剧并不鲜见。黄钟军介绍,国产剧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早期的电视剧主要由电视台等机构自主拍摄并播出,“拍多少播多少”,曾出现了《敌营十八年》《围城》《十六岁的花季》等10集左右、质量上乘的剧集。后来,国产剧在发展中出现制播分离,电视台向制作公司购买电视剧,主要以集数来算钱,这种模式是导致国产剧逐渐变长的一个原因。

“但这不能说明长剧就一定是注水剧。”黄钟军说,长剧也不乏《甄嬛传》《人民的名义》等优秀剧目,同样获得观众的认可。观众从看电视剧,到现在习惯在视频网站上看剧集和电影,这个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当大家习惯了长剧集之后,高质量短剧集的出现的确会让人耳目一新。但说到底,相比剧集时长,观众更在乎剧集质量。好的剧目,不论长短都会被观众认可。

商业模式的变化也在考验网络视频平台制作原创剧集的能力。“在制作成本和收益方面,短剧集并不会比长剧集占优势,反而承担的风险更高。一方面是控制成本,另一方面是扩大收益渠道,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思考。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内容为王,好的内容值得创新和尝试。”戴莹说。

市场对于好的作品不会吝惜肯定。今年,以系列化、剧场化的短剧集为特点的迷雾剧场得

5G 声声慢,水磨声袅袅:百戏之祖“疫”后重光

本报记者许晓青、邱冰清

“一别数月,箫笙笛难封;紫妮嫣红,水磨声袅袅。”新冠肺炎疫情一度中断了中国百戏之祖昆曲的演出,而今随着剧团复工、剧目复演,姑苏城、上海滩的戏台又热闹起来,在昆曲的“家乡”江苏及上海(古称吴地)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渊源流长,始终延续着温婉隽永的中国审美。

穿越时空,“水磨腔”根在江南

中国昆曲艺术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中国的百戏之祖,更是非遗之首。

这种名叫“昆”的戏曲剧种,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学者研究发现,古人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此“肉”非餐桌上的肉,而是指人天生的歌喉。昆曲初生时,清唱方式是主流,到明代中叶,传承宋元精要,江南水乡的雨露滋养出千回百转的“水磨腔”,又称昆腔、昆山腔。“水磨”是中国古代一种精致研磨工艺,千回百转,与当时江南文人士大夫相对富庶、悠闲的生活节奏相仿。

据记载,明代中期,久居江南的魏良辅总结梳理南曲和北曲的演唱特点,定下曲律,创造了“水磨腔”的歌唱体系。随后,出生于昆山的梁辰鱼按此唱腔,结合传奇故事,写成昆曲“第一剧”《浣纱记》,搬上舞台。此后,又有汤显祖笔下著名的“临川四梦”——《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还魂记》(后称牡丹亭)。

到清代中叶,昆剧又辐射影响全国多个剧种,推动戏曲艺术不断改良革新。随着时间推移,昆剧不断发展,融歌、舞、剧、技于一炉,完整体现了我国古典戏曲的强大生命力,不愧为非遗之首。

从魏良辅探索“水磨腔”、梁辰鱼创作《浣纱记》,昆曲从雅士清唱逐步演变为器乐伴奏的舞台戏剧,历久弥新。2019年,上海昆剧团大胆创新——用昆剧来回答昆剧的“灵魂之问”,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推出参演剧目《浣纱记传奇》,将魏良辅、梁辰鱼、张野塘等昆曲改良创新的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传奇经历搬上舞台。



▲昆曲演员沈国芳(左)、张争耀演出新编昆曲《浮生六记》园林版。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浣纱记传奇》艺术指导、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岳美缇说,《浣纱记》是昆曲演剧史上的开山之作,活在当下的昆曲从业者怀着敬畏之心,把昆曲“祖先的故事”搬上舞台,可以让更多人真正了解这一人类瑰宝的来龙去脉。

善于讲故事,小生让传奇变“网红”

“曲圣”魏良辅在研究“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时,时常自己试唱,比他年轻约30岁的梁辰鱼也身体力行。回望昆剧的形成,这些“祖师爷”好比是第一代昆剧小生。而昆曲则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堪称古时“网红”。

“长刀大弓,坐拥江东,车如流水马如龙……”这是昆曲小生入行的第一练习曲《浣纱记·打围》中的曲牌“北醉太平”。但直到目前,全国从事昆曲小生行当的演员及传人也仅数十人,昆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十分明显。

“如果昆剧团没有好的小生,很难想象这个状态。”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耄耋之年的国家一级演员蔡正仁说,“昆曲不可能跳过小生这个

行当。京剧也有小生,但主角为老生,配角为小生。小生则是昆曲的主角。”

或许是巧合,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演出,代表中国古典戏曲亮相历史文化长卷场景的恰恰是昆曲小生。全球亿万观众的目光,让非遗熠熠生辉。

蔡正仁师承俞振飞和沈传芷等昆曲名家,他扮“巾生”时是《牡丹亭》的柳梦梅,他若扮成“大冠生”就是《长生殿》中的唐明皇。他还曾在昆剧《曲圣魏良辅》中扮演魏良辅,以致敬行内祖师爷。近年来跟随蔡正仁学习的小生有所增加,目前张军、黎安、胡维露、张争耀等学生活跃在一线。

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例,“80后”小生、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副院长施夏明介绍,虽同出于汤显祖的经典名作,但各个院团在剧情铺排、演绎风格、细节处理等方面均会有所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演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自己便有南昆传承版《牡丹亭》和精华版《牡丹亭》两个版本。

近年来,昆曲不再曲高和寡,而是知音渐多。《牡丹亭》中的巾生“柳梦梅”,见证了昆曲近

年来的繁荣与创新。在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中心的《牡丹亭》园林版随四季景观变化公演,而上海昆剧团推出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临川四梦》,实现了“接力”演绎“四梦”的梦想。《牡丹亭》还有在北京久演不衰的“厅堂版”,在苏州多次推出的海峡两岸“青春版”,以及日本国宝级大师坂东玉三郎在海外出演的“中日版”,等等。

疫中登“云端”,非遗不寂寞

今年春,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江苏省昆剧院兰苑剧场的舞台灯光不得不“暗淡”下来。为让戏迷继续享受昆曲艺术,也让昆曲演员能登台以滋养自己的艺术生命,江苏省昆剧院通过“5G声声慢”重新拉开昆曲的表演大幕。

昆剧的魅力在于一唱三叹。5G信号高速率、低时延的技术优势,可以降低直播画面压缩比例,减少画质在传输中的损失,增强视觉感受。原本只有137个座位的兰苑剧场,在其中一晚的直播中累计有2000余人次在线观看。屏幕另一端的受众纷纷表示“演员的表情不用靠想象了”“太清晰啦,对外地人来说方便太多了”。

不满足于简单的5G直播昆曲,今年5月,江苏省昆剧院在一场《桃花扇》实景演出中,尝试将虚拟现实(VR)和昆曲相结合。受众可戴上3D眼镜,打开相关手机客户端,在屏幕上滑动手指,选择任意视角观看演出。

新技术与古老非遗的结合,不仅让昆曲焕发了新活力,也降低了门槛。观众花十几块钱的票价,即可坐在家中享受贵宾般的剧场体验。同时,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近昆曲、欣赏昆曲。

此外,直播间互动、弹幕聊天等也成为观众线上看戏的全新体验。在上海,有“昆曲王子”之称的张军还在江南水乡朱家角古镇课植园尝试了多维度网络高清直播,视觉冲击力依托“云端”再升级。

从传统迈向现代,拥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昆曲,正在与一些人工智能场景建立联系。“5G环境下的三维高清传输、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开始介入昆曲的演出和传播。”2020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一家参会的智能视觉处理机构如此展望。